

亞述與亞蘭之爭：敘利亞語 基督徒的民族認同問題

“Assyrian” or “Aramean”: The Ethnic
Identity of Syriac Christians

柳博贊

LIU Boyun

作者簡介

柳博贊，北京語言大學高級翻譯學院講師

Introduction to the author

LIU Boyun, Lecturer at School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Email: boyunliu.pku@gmail.com

Abstract

Syriac Christians have a unique history. They use Syriac, a dialect of Aramaic, as their liturgical language. Although divided into different denominations, such as the Assyrian Church of the East, the Syriac Orthodox Church, and the Chaldean Catholic Church, they still share the same linguistic, cultural and spiritual heritage. In modern times, however, Syriac Christians have encountered an identity crisis. Their primary identity historically had been religious rather than ethnic. However, starting from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he Anglican Mission has identified the Church of the East as Assyrians. The Church of the East and the Chaldean Catholic Church accepted this nomenclature. The Syriac Orthodox Church followed suit, only to renounce it in the middle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embracing an Aramean identity. This article will touch upon the history of the ancient Assyrians, ancient Arameans, Church of the East, the Chaldean Catholic Church, and the Syriac Orthodox Church, arguing that the formation and acceptance of ethnic identity in the recent past may not purely be a result of shared custom or language, but a religiously motivated and intentionally designed social construct.

Keywords: Syriac Christianity, Church of the East, Syriac Orthodox Church, Assyrians, Arameans.

今日敘利亞、土耳其、伊拉克、伊朗，皆為穆斯林人口佔主體的國家。但在這一地區，卻存在着歷史最悠久的基督徒群體。在教會禮儀中，他們使用的是敘利亞語（Syriac），即亞蘭語的埃德薩（Edessa）方言，也稱為新亞蘭語（Neo Aramaic）。至今還有一些人仍然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敘利亞語。這個群體分屬不同的教派，包括敘利亞正教教會（Syriac Orthodox Church）、亞述東方教會（Assyrian Church of the East）、古老東方教會（Ancient Church of the East）、迦勒底天主教會（Chaldean Catholic Church）、馬龍派天主教會（Maronite Church）、敘利亞天主教會（Syriac Catholic Church）、東正教、新教。

敘利亞語基督徒不僅在教派歸屬上不一致，在民族認同上也不一致。在美國的人口普查登記中，便有敘利亞人/迦勒底人/亞述人三個選項供這一群體來劃勾。除此之外，還有為數很多的敘利亞語基督徒認為自己是亞蘭民族，而且這一運動在美國、瑞典、德國、以色列等國都很有影響力。亞述、亞蘭、迦勒底都是古代族群的名字，他們與現在的敘利亞語基督徒是否直接相關？敘利亞語基督徒認定的這些民族身份，在宗教衝突、地緣政治上會起到什麼樣的作用？本文將對其做出簡要的歷史回溯和現狀分析。

古代的亞述人和亞蘭人

敘利亞語基督徒在當代的民族身份，最主要的是亞述和亞蘭。我們先來看一看古代典籍是怎樣描寫的。按照《創世記》10：22、《歷代

* 本課題為北京語言大學校級科研項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專項資金資助），項目編號為13YBB18。[The essay is a result of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project funded by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Special Funding for Basic Scientific Research in High Education Institutions). Project No: 13YBB18.]

志上》1:17的記載，亞述和亞蘭皆是閃的兒子。亞蘭人和以色列人親緣關係很近，以色列人的先祖就被稱為“一個將亡的亞蘭人”（《民數記》26:5），亞伯拉罕的兒孫也與“亞蘭人”拉班家族通婚。後代的猶太拉比為了解釋祖先的血統還頗費周折。^① 按照《撒母耳記下》《歷代志上》《歷代志下》的記載，亞述帝國和亞蘭王國曾多次與以色列國和猶大國交戰。最終，亞述吞併了亞蘭，也滅掉了以色列，將以色列國民盡數擄走，造成了十個支派的消失。

亞述人和亞蘭人共祖之事難以考證，近於神話。然而，這兩個民族確實存在過，而且還是近東歷史上非常重要的民族。公元前10-9世紀，亞蘭人建立了一系列城邦國家，位於今敘利亞、土耳其東南、伊拉克北部，比如大馬士革為中心的王國和兩河間的亞蘭（Aram-Naharaim）^②，此外還有其他一些分散的城邦和部族。^③ 而亞述在亞蘭以南，核心地帶以兩河之間的亞述城為中心，即現在的伊拉克北部地區。從語言上來看，亞蘭人說亞蘭語（Aramaic），而亞述人說阿卡德語（Akkadian），一個是西北閃語，一個是東閃語。但是，亞蘭語因其拼寫比楔形文字容易，加上亞蘭人居住範圍較廣，以及亞述帝國對被征服民族的遷徙，亞蘭語成為了古代近東的通用語。在公元前8世紀的時候，雖然亞蘭諸王國已被亞述吞併，亞蘭語卻漸漸取代了阿卡德語，成了亞述帝國的官方語言。亞蘭語在很長的時期內被廣泛使用，直到伊斯蘭興起才式微。

公元前7世紀晚期，亞述帝國被巴比倫帝國征服，曾經屬於亞蘭、

^① 參考Beth A. Berkowitz, *Defining Jewish Difference: From Antiquity to the Pres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117-119.

^② 《詩篇》60:1將其稱為“兩河間的亞蘭”，《撒母耳記下》10:16將其稱為“大河那邊的亞蘭”。七十子譯本將其翻譯為“美索不達米亞”，雖然傳統上兩河間的亞蘭是指美索不達米亞的北部地區，而不是全部美索不達米亞。

^③ 亞蘭人沒有建立大規模的帝國，後又被亞述吞併。現存的關於亞蘭的記載大多來自亞述文獻，參考Edward Lipiński, *The Arameans: Their Ancient History, Culture, Religion* (Leuven: Peeters Publishing & Department of Oriental Studies, 2000).

以色列、猶大的疆土也歸入了巴比倫的版圖。一個世紀後，巴比倫又被波斯征服，巴比倫和亞述都成為了阿契美尼德波斯的行省。公元前4世紀，亞歷山大大帝滅波斯，之後亞述故地就歸屬了塞琉古王朝。雖然歷經多次政權更替，但是亞述核心地帶仍然被稱為“亞述”。不過，這時候情況變得比較複雜起來：

在塞琉古王朝，近東地區說亞蘭語的族群被稱為“敘利亞人”（Syros）。“敘利亞人”這個詞源出自“亞述人”^①，但是希臘人經常用它來同時指代黎凡特和兩河的居民，結果導致了混亂。在黎凡特，這些被稱為“敘利亞人”的人實際上自稱為“亞蘭人”。而歷史上的亞蘭人，也同樣被希臘人稱作了敘利亞人。塞琉古王朝統治時代是希臘化時期，公元前3世紀，《希伯來聖經》被翻譯成了希臘文，即“七十子譯本”。在這個譯本中，所有的“亞蘭人”字樣都被翻譯成了“敘利亞人”。^②

及至羅馬時期，帝國東部受希臘文化影響很深，希臘人對亞蘭語/敘利亞語族群的稱謂也一並延續了下來。^③《新約》也沿用了希臘文“七十子譯本”的稱呼，將“亞蘭人乃縵”稱為“敘利亞國的乃縵”（路4:27，希臘文直譯“敘利亞人乃縵”），雖然這樣可能會與當時羅馬的敘利亞行省混淆。

^① 關於“敘利亞”名稱來自於“亞述”，參考哈佛大學近東和中亞研究專家 Richard N. Frye 的經典論述：Richard N. Frye, “Assyria and Syria: Synonyms,” *Journal of Near Eastern Studies*, Vol. 51, No. 4 (1992): 581-285. 以及 Robert Rollinger, “The Terms ‘Assyria’ and ‘Syria’ Again,” *Journal of Near Eastern Studies*, Vol. 65, No. 4 (2006): 283-287.

^② 受其影響，後來的拉丁通行譯本（Vulgate）、英文欽定本（King James Bible）和馬禮遜譯本也是這樣翻譯的。馬禮遜譯本作“西利亞”。

^③ 羅馬旅行家斯特拉波（Strabo）引用波塞冬尼烏斯（Posidonius），說黎凡特地區這一族群被希臘人稱為“敘利亞人”。生活在公元1世紀的羅馬的猶太歷史學家約瑟夫有同樣的描述，但他區分了亞述與亞蘭。參考 Nathanael J. Andrade, *Syrian Identity in the Greco-Roman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6-7.

早期敘利亞語基督徒

公元1世紀，早期基督教在通用亞蘭語的地區傳播開來。耶穌的母語即亞蘭語，福音書裏面僅存的幾句耶穌原話也是亞蘭語。《新約》中被稱為“希伯來話”的，實際上基本全是巴勒斯坦地區的亞蘭語方言。同樣，最早的基督徒也都說亞蘭語。按照《新約·使徒行傳》的記載，“門徒稱為基督徒，是從安提阿起首”（徒11：26）。而安提阿正是位於亞蘭語地區內。

公元2世紀，《新約》被翻譯成了敘利亞語，稱為簡行本（Peshitta）。從其中兩節經文的翻譯中，我們可以推測出簡行本的受眾仍然是認同亞蘭人身份的。這兩節經文是《加拉太書》2：14和3：28，原文作：“但我一看見他們行的不正，與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在眾人面前對磯法說：‘你既是猶太人，若隨外邦人行事，不隨猶太人行事，怎麼還勉強外邦人隨猶太人呢？’”和“並不分猶太人、希臘人、自主的、為奴的、或男或女。因為你們在基督耶穌裏都成為一了。”在簡行本中，“外邦人”“希臘人”被翻譯成了“亞蘭人”。《加拉太書》是使徒保羅寫給說希臘語的外邦人基督徒的，目的是讓他們摒棄過度猶太化的傾向，然而簡行本的靈活意譯使這封書信聽起來像是用亞蘭文寫給亞蘭人受眾的。

簡行本《聖經》在所有敘語教會中的地位都非常高。一直到今天，簡行本還是他們通用的《聖經》版本。但是，傳統上使用敘利亞語的教會卻並不合一，其中比較重要的有三家：敘利亞正教教會、亞述東方教會、迦勒底天主教會。

今天的敘利亞正教教會，全稱是敘利亞安提阿及全部東方普世正教教會（Universal Syriac Orthodox Church of Antioch and all the East）。按照該教會的傳統，是彼得和保羅親自在安提阿建立了教會，有《使徒行傳》為證。亞述東方教會，全稱是神聖使徒大公亞述東方

教會（Holy Apostolic Catholic Assyrian Church of the East）。按照該教會的傳統，是使徒多馬派遣亞戴/達太將福音傳到了埃德薩，有教會文獻《亞戴之教導》（*Doctrine of Addai*）和教會史學家優西比烏的《教會史》為證。^①

關於1~3世紀期間基督教在黎凡特和兩河流域傳播的情況，現存的可靠文獻很少，更多的是上面提到的教會傳統。雖有個別教父，比如2世紀的巴戴山（Bardaisan）和塔提安（Tatian），但是他們的民族歸屬無法確定。^② 我們祇能推測，基督教的傳播路線是從安提阿經埃德薩到兩河，在亞述故地說敘利亞語的群體中擴散開來。

可見在這個時期，亞述和亞蘭（敘利亞）的稱呼已經比較混亂了，“亞述”更多的是指代亞述核心地帶，不一定意味着亞述民族。“亞蘭”也是如此，更多的是指代黎凡特地區亞蘭舊地，以及使用亞蘭語的群體。公元116年，羅馬皇帝圖拉真（Trajan）在與安息王朝（Parthian Empire）的交戰中取勝，建立了以亞述為名的行省，維持了兩年時間。薩珊王朝也設立了亞述斯坦行省，從3世紀一直存在到了7世紀。更加複雜的是，亞述斯坦行省內部還有一個地區叫做“亞蘭之地”（Beth Aramaye），位於古代亞述和巴比倫交界的地方。居住在“亞述”和“亞蘭”這些地區的敘語基督徒採用了希臘人對他們的稱呼，稱自己為“敘利亞人”（Suryoyo）。

^① 按照公元5世紀初成書的敘利亞教會的傳統文獻《亞戴之教導》，使徒多馬派遣了亞戴去見埃德薩國王亞布甲（Abgar, King of Edessa）。而按照優西比烏311-325年間寫成的《教會史》的記載，被派遣來的是達太。因此有人做出調和，認為亞戴和達太是同一個人。參考George Phillips, trans., *The Doctrine of Addai the Apostle* (Whitefish, Montana: Kessinger Publishing, 2010). 以及Eusebius of Caesarea, *Church History*, 1.13, trans. Arthur Cushman McGiffert, ed. Phillip Schaff (New York: The Christian Literature Publishing Co., 1890), 160.

巴戴山生於埃德薩，有的史籍記載他是波斯人，有的史籍記載他是亞美尼亞人，而敘利亞的以法蓮（Ephrem the Syrian）稱他為“亞蘭哲學家”。塔提安的資料極少，我們祇知道他使用希臘語寫作，自稱“生於亞述人之地”，然而他實際出生的地方在黎凡特地區，位於現在的敘利亞，並不是亞述核心地帶。

與亞述和亞蘭模糊的民族身份相比，更加清晰的是宗教身份，而宗教身份和具體的教會歸屬又是與帝國政治和神學爭端分不開的。首先是羅馬與薩珊波斯的長期邊境戰爭，使敘利亞語基督徒分隔在了兩個帝國之中。波斯基督徒本受安提阿教區管轄，然而帝國邊界與效忠政權使教會內部的交流和組織受到了很大影響。改信基督教的羅馬皇帝君士坦丁一世（Constantine the Great）寫信給波斯國王沙普爾二世（Shapur II），告知對方所有基督徒皆為“朕之子民”，請務必善待，此舉反而導致沙普爾是對境內基督徒大舉迫害。

在這樣的背景下，波斯國王伊嗣侯一世（Yazdegerd I）下令波斯的基督教會召開會議，而會議的一個中心議題就是波斯本土教會脫離羅馬帝國教會的組織結構。公元410年，都主教以撒（Synod of Mar Isaac）在波斯首都塞琉西亞-泰西封召開會議。會議通過了關於教會結構的決議，宣布不再受安提阿牧首的管轄。^① 之後420和424年的會議進一步確認了這一點。5世紀晚期，波斯教會“公主教”（Catholicos）在這一頭銜之外，又加上了“牧首”（Patriarch）的稱呼。

公元5世紀也是基督教神學討論非常激烈的時期。圍繞着君士坦丁堡牧首聶斯托利（Nestorius）反對以“上帝之母”稱呼馬利亞的事件，爆發了對耶穌位格和神性問題的大爭端。這次爭端歷經了幾次教會會議，也造成了教會的巨大分裂。430年羅馬會議（Synod of Rome）譴責了聶斯托利，431年以弗所公會（Council of Ephesus），支持和反對聶斯托利的雙方分別開會，互相指責對方的神學立場。在敘語基督徒

^① 根據東方教會的馬里·伊本·蘇萊曼（Mari Ibn Suleiman）和敘利亞正教教會的格列高利·巴希伯來烏斯（Gregory Bar Hebraeus）的記載，東方教會的獨立發展是因為公主教人選赴安提阿接受按立，卻被當作波斯間諜處決。另一位公主教人選轉赴耶路撒冷接受按立，回來的時候帶了四大牧首的一封信，允許東方教會選出自己的牧首，不需再受命於安提阿。然而這個說法沒有同一時代的其他佐證。參考William Ainger Wigram, *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the Assyrian Church: Or the Church of the Sassanid Empire, 100-640* (London: Society for Promoting Christian Knowledge, 1910. Reprint Kessinger Publish, LLC, 2010), 41-42.

裏面，受尼西比派（School of Nisibis）影響很深的信眾支持聶斯托利，奉他的老師摩普綏提亞的提奧多若（Theodore of Mopsuestia）的神學為正統神學。363年尼西比被波斯佔領，學校搬到了埃德薩。451年，羅馬教會召開了卡爾西頓公會議，決定禁毀聶斯托利的著作。而東方教會的巴掃馬（Barsauma）主教480年驅逐了反對提奧多若神學的人，接着在貢迪沙普爾召開會議（Synod of Beth Lapat），正式承認提奧多若和聶斯托利著作的正統性。489年，支持卡爾西頓立場的羅馬皇帝芝諾（Zeno）關閉了埃德薩學校，學校搬回了波斯治下的尼西比。553年，第二次君士坦丁堡公會議譴責了提奧多若，然而這對羅馬領土之外的東方教會已經沒有什麼影響了。東方教會在神學立場和組織結構上都與西方分開，以波斯為根據地向東方發展。在西方基督徒的眼中，他們是分裂出去的“聶斯托利派”。

拒絕接受卡爾西頓公會議決議的敘語基督徒，並不祇是東方教會。在安提阿，與亞歷山大城一性派（Miaphysites）保持統一立場的人非常堅定，貶稱卡爾西頓派是“皇帝的人”（Melkites）。482年“合一書”（Henotikon）未達到使卡爾西頓派和非卡爾西頓派合一的效果，一性論派堅定了自己非卡爾西頓的立場。515年，羅馬教宗何爾彌斯達（Hormisdas）以一小卷信仰宣稱（libellus）來表述卡爾西頓派的信仰^①，518年皇帝猶士丁一世（Justin I）上臺之後，便要求所有的主教在上面簽字，以示放棄非卡爾西頓神學。拒絕簽字的一性論派主教被流放到了埃及。然而有的主教比如泰拉的約翰（John of Tella）和雅各·巴拉戴烏斯（Jacob Baradaeus）自行按立了大量的司鐸。不久之後，教會甚至開始自己祝聖主教。由此，敘利亞正教教會也走上了獨立發展的道路，在神學上與羅馬天主教會和東方教會區別開來。^②

^① 關於教宗何爾彌斯達的小卷，參考Adrian Fortescue, *The Reunion Formula of Hormisdas* (Garrison, NY: National Office, Chair of Unity Octave, 1955).

^② 關於這一時期的敘利亞正教，亦可參考Volker L. Menze, *Justinian and the Making of the Syrian Orthodox Church*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伊斯蘭教興起後的敘利亞語基督徒

公元7世紀，伊斯蘭教興起。阿拉伯語在中東地區迅速流傳開來，取代了敘利亞語的通用語地位。而東方教會和敘利亞正教教會仍然堅持在儀式上使用敘利亞語。東方教會繼續向東發展，在中國被稱為“景教”。十字軍東徵時期，安提阿、埃德薩地區的西敘基督徒受到了迫害，但這也促使他們與東敘基督徒有了更多的交流。11-13世紀，敘利亞基督教出現了一場“文藝復興”，東西教會在神學資源上有了更多的分享與合作。“敘利亞文藝復興”直到14-15世紀蒙古人入侵並大規模殺害敘語基督徒才告終止。^①

在這段時期，敘利亞語基督徒的宗教身份要比民族身份明確，即使是在回溯自己民族身份時也是如此。比如，12世紀的正教牧首米迦勒（Michael the Syrian）認為敘利亞語基督徒源出亞蘭人。亞蘭語是最原初的語言，其他語言都是在巴別塔變亂之後由亞蘭語演變而來。敘利亞語就是亞蘭語，敘利亞人自然就是亞蘭人。古代亞述人、迦勒底人使用亞蘭語，因此也是亞蘭人。“敘利亞人”（suryoyo）這一稱呼是希臘人給的，亞蘭人接受了這一稱呼。然而，這一身份也與宗教和宗派歸屬直接相關。如果一個人脫離敘利亞正教教會，那麼他就不再是“敘利亞人”了。如果他改宗伊斯蘭教，那他就是穆斯林；如果他改宗東正教，那他就是希臘人。^② 這種溯源並不嚴謹，也表現出了對古代民族缺乏理解。米迦勒的依據是語言和宗教，動機是建立一個體現上帝護佑與扶持的身份。

東敘利亞基督徒雖然最重視的同樣是宗教歸屬，但他們也有自己的民族起源理論。9世紀東方教會主教木鹿的耶數達（Isho'dad of

^① 關於“敘利亞文藝復興”，參考H. G. B. Teule, C. Fotescu Tauwinkl, Bas ter Haar Romeny, J. J. van Ginkel eds., *The Syriac Renaissance* (Leuven: Peeters Publishers, 2010).

^② 關於中世紀西敘利亞語神學家的民族認知，參考R. B. ter Haar Romeny, ed., *Religious Origins of Nations? The Christian Communities of the Middle East* (Leiden: Brill, 2009), 48-51.

Merv) 認為說敘語的13個支派是《聖經》裏提到的約坍的後裔。約坍的曾祖父是亞法撒，亞法撒是亞述之弟，亞蘭之兄。這意味着這一時期東方教會尚未認同自己是亞述的後裔，反而是亞法撒的後裔。^①

教派分裂和亞述民族身份形成

1552年，東方教會出現了一次嚴重的分裂，有一支決定分離出去。他們首先投靠敘利亞正教教會，被拒絕之後，又轉投羅馬天主教會。羅馬接受了他們，給他們起名為“亞述及摩蘇爾教會”。1692年他們離開天主教，重新成為東方教會。分裂事件的另一方阿爾科什(Alqosh)教區後來也向羅馬天主教靠攏。1830年，羅馬教宗庇護八世(Pope Pius VIII)封阿爾科什牧首為“迦勒底人的巴比倫教會牧首”(Patriarch of Babylon of the Chaldeans)。阿爾科什一支幾經反覆，最後與1672年轉投天主教會的阿米德(Amid)一支合併，這標誌着迦勒底天主教會的建立。

庇護八世為這個教會起名為迦勒底教會，很可能是因為這個教會的成員使用敘利亞語。天主教有將亞蘭語/敘利亞語稱為“迦勒底語”的傳統。比如，早期教父傑羅姆(Jerome)寫給修女保拉(Paula)的一封信，還有他譯《但以理書》的前言就是這樣稱呼的。^②中世紀晚期的神學家雅克·德·維特利(Jacque de Vitry)在他的《東方志》(*Historia Orientalis*)裏也這樣稱呼。這是因為《但以理書》2:4提到迦勒底人說亞蘭語回覆巴比倫王。“迦勒底人”也經常被詮釋為佔星家，所以福音書記載來拜耶穌的博士，有時也被認為是迦勒底人。迦勒底天主教會牧首的紋章，就是景星之下的三博士來拜嬰兒耶穌。

19世紀不僅是迦勒底天主教會脫離東方教會的時代，也是敘利亞

^① R. B. ter Haar Romeny, ed., *Religious Origins of Nations? The Christian Communities of the Middle East*, 16-17.

^② Edmon L. Gallagher, *Hebrew Scripture in Patristic Biblical Theory: Canon, Language, Text* (Leiden: Brill, 2012), 126-127.

基督徒民族身份開始形成的時代。英國人在中東開展了大量考古和宣教工作。最初，他們的興趣在“尋找失落的十個支派”^①，但是，他們“發現”的卻是比十個支派更加古老的“亞述人”。

英國聖公會並沒有用西方常用的“聶斯托利派”來稱呼東方教會，而是盡量淡化他們的“異端”色彩，並且聲稱這些基督徒乃是亞述後裔，從亞述帝國至今都生活於此，與他們身邊的阿拉伯人並非同一民族。聖公會這一宣教項目的名字就叫“坎特伯雷大主教對亞述基督徒宣教事工”，而項目的總負責人維格蘭姆（William Ainger Wigram）在1910年出版的《亞述教會史簡述》（*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the Assyrian Church*）一書中力主東方教會的亞述民族延續性，從古代一直延續到薩珊波斯時代，之後更是在穆斯林包圍之下持守着自己的民族和宗教身份。

聖公會的這一做法大有爭議。先撇開聶斯托利本人的正統性不談，實際上在東方教會神學中，聶斯托利的地位還是比較高的。東方教會最重要的神學家之一納爾塞（Narsai）就寫過一篇講章頌讚“三位希臘博士”，狄奧多若（Diodore）、提奧多若和聶斯托利。當聖公會宣教士出版東方教會的禮儀文本的時候，他們甚至把其中的“異端教父”名字空着，以至於招來了東方教會牧首的抗議。至於民族身份，其實並不存在血統純正的亞述人。當年的亞述帝國也不是單一民族國家。無論是因為遷徙、被遷徙，還是領土被吞併，很多民族都生活在亞述帝國的土地上。公元前7世紀亞述國滅，公元7世紀伊斯蘭擴張，中間一千多年的時間裏，幾經帝國興衰和人口流動。待到19世紀的英國聖公會宣教士到來的時候，他們面對的，祇是以敘利亞語作為禮儀語言的中東基督徒而已，他們與古代亞述核心地帶說阿卡德語、信仰多神教的居民，已經不是一回事了。

英國聖公會的目的是面向東方教會宣教，將相對隔絕的東方教會

^① 當時有一些聳人聽聞的著作，說東方教會的基督徒就是以色列失落的十個支派，比如Asahel Grant, *The Nestorians; or, The Lost Tribes* (New York: Harper, 1841).

帶入普世教會的大家庭。然而，在奧斯曼土耳其帝國行將沒落，土耳其人、庫爾德人對東方教會敵意漸深的情況下，東方教會最需要的不是神學，而是安全。東方教會對大英帝國表示了充分的信任，但英國並沒有意願提供他們所期望的武力干預。東方教會在失望中甚至轉向在中東地區有影響力的另一大國俄羅斯。1898年，有兩萬東方教會信徒改宗，加入了俄羅斯東正教會。^①

雖然聖公會的亞述宣教事工在教會合一上不是非常成功，但是他們建構的亞述民族身份卻被東方教會所接受。此前，東方教會成員的名字大多是常見的基督教名字，但接受了亞述身份之後，亞述、薩爾貢、西拿基立這些具有民族特色的名字變得流行起來。與此同時，迦勒底天主教會和敘利亞正教教會的信眾也接受了亞述身份。他們畢竟是同一族群，在語言、宗教禮儀和文獻等方面具有天然的親緣性，而且多年的人口流動使他們經常雜居在一起，祇是分屬不同的教會而已。

屠殺、大流散和亞蘭民族身份

1914年開始，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境內的敘語基督徒遭受了一場浩劫。在一戰中，敘語基督徒加入了協約國陣營，以換取戰後獨立建國，而奧斯曼帝國對一切基督徒群體進行了大規模清洗。在敘利亞語中，這場浩劫被稱為“刀劍”（Sayfo），它奪取了敘利亞語基督徒一半以上人口的生命，連東方教會牧首西門十九世便雅憫（Mar Shimun XIX Benjamin）也不幸罹難。

^① Wilhem Baum and Dietmar W. Winkler, *The Church of the East: A Concise History* (New York: RoutledgeCurzon, 2003), 133-134.

^② 關於“刀劍”，參考Joseph Yacoub, *Year of the Sword: The Assyrian Christian Genocide, a History*, trans. James Ferguson (London: Hurst Publishers, 2016). 還有一本記載詳實的著作新近出版：David Gaunt, Naures Atto, Soner O. Barthoma eds., *Let Them Not Return: Sayfo—The Genocide Against the Assyrian, Syriac, and Chaldean Christians in the Ottoman Empire* (New York and Oxford: Berghahn Books, 2017).

1919-1920年的巴黎和會上，敘利亞正教教會的賽維利烏斯·以法蓮·巴蘇姆（Severius Aphrem Barsoum）主教，也就是後來的牧首依納爵·以法蓮一世·巴蘇姆（Ignatius Aphrem I Barsoum），代表“古老的亞述民族”要求獲得民族獨立和宗教自由。主教提交的備忘錄專門提到了“亞述大屠殺”，然而在“亞述民族”的組成上，他使用的名稱並不統一。他用“敘利亞人”（Syriens）指代敘利亞正教教會，“聶斯托利派”（Nestorions）指代東方教會，“迦勒底人”指代迦勒底天主教會。他還同時使用了“敘利亞—迦勒底”（Syro-Chaldean）和“亞述—迦勒底”（Assyrio-Chaldean）這兩個名稱作為亞述人的同義詞。^①

一戰之後，奧斯曼土耳其帝國不復存在，敘利亞語基督徒居住的地區又被新的國界所分隔：土耳其、法國託管的敘利亞和黎巴嫩，以及英國託管的伊拉克。在伊拉克，英國人招募敘語基督徒組成了“亞述軍團”（Assyrian Levies）鎮壓庫爾德人和阿拉伯人的叛亂。這時伊拉克剛剛建國，各方力量並不穩固。一直受到坎特伯雷大主教資助的東方教會牧首耶西·西門二十三世（Eshai Shimun XXIII）向英國託管當局要求在伊拉克設立亞述自治區。然而，他們隨後遭受了伊拉克軍方針對基督徒的又一場屠殺，而英國人並沒有站在他們一邊。^②

這兩次大屠殺迫使敘利亞語基督徒開始大量遷出。20世紀，中東的敘利亞語基督徒不斷移民，形成了“敘語群體大流散”（Syriac Diaspora）。從20世紀中期開始，敘語基督徒先是以勞務輸出的方式，

^① 賽維利烏斯主教的備忘錄文本見Naures Atto, *Hostages in the Homeland, Orphans in the Diaspora: Identity Discourses Among the Assyrian/Syriac Elites in the European Diaspora* (Leiden: Leiden University Press, 2011), 541-542.

^② 關於1933年對伊拉克敘利亞語基督徒的大屠殺，參考Yusuf Malek, *The British Betrayal of the Assyrians* (Warren Point, N.J.: The Kimball Press, 1935)., 這本書代表了亞述立場，前言是維格蘭姆所寫。亦可參考Khalid S. Husry, “The Assyrian Affair of 1933 (I),”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Vol. 5, No. 2 (Apr., 1974): 161-176.和 “The Assyrian Affair of 1933 (II),”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Vol. 5, No. 3 (Jun., 1974): 344-360.

後是以尋求宗教庇護的方式湧入歐洲，前往瑞典、德國、荷蘭等地，還有相當一部分遠渡重洋到了美國。東方教會以芝加哥為中心，而敘利亞正教教會選擇了加州和新澤西。

在這一時期，歐洲的敘利亞語基督徒對自己的民族身份產生了嚴重的分歧。這一分歧主要來自敘利亞正教教會。在早期的亞述民族獨立運動中，東方教會和敘利亞正教教會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其中奠基性的人物諾姆·法依克（Naum Faiq）就是敘利亞正教教會的成員。我們提到過，敘利亞正教牧首巴蘇姆本來也是亞述身份的支持者。他原名西拿基立，生於摩蘇爾，以前的尼尼微古城。1927年，他在美國新澤西主持了第一所“亞述使徒正教教會”的獻堂儀式。1950年，他還在美國出版了一本英文的“亞述正教教會小教理問答”（*The Shorter Catechism of the Assyrian Orthodox Church*）。^①然而，1952年底，他下令停止使用“亞述”名稱，將此前所建教堂名字中的“亞述”全部替換為“敘利亞”。在1952年出版的《敘利亞民族之名》（*The Name of the Syrian Nation*）小冊子裏，他指出“亞述”身份既不符合教會傳統，又不符合歷史事實。^②1953年，他稱“亞述”身份乃是英國人發明出來給東方教會的，結果英國人卻害得東方教會遭受迫害，背井離鄉。

在東方教會的眼中，巴蘇姆的做法無疑是分裂和背叛。在1919年巴黎和會與1945年聯合國安理會會議上，兩個教會都鼎力合作來爭取民族獨立，現在正教牧首卻說自己不是亞述人。東方教會甚至有人指責巴蘇姆反對亞述身份等於在助長泛阿拉伯主義，簡直是認賊作父。

實際上，敘利亞正教和東方教會在大流散時期，不和的種子已經種下。在歐洲的敘語基督徒在思考如何稱呼自己的時候，必然涉及到教會歸屬的問題。“亞述人”這個名字最早就是用來稱呼東方教會的，

^① Ignatius Afram, *The Shorter Catechism of the Assyrian Orthodox Church* (West New York, N.J., 1950). 在1965年和1999年重印的時候，書名已經改成了《敘利亞安提阿正教教會小教理問答》。

^② Ignatius Afram, *The Syrian Church of Antioch: Its Name and History* (Hackensack, N.J.: Archdiocese of the Syrian Church of Antioch in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1952).

也已經成為了東方教會的代名詞，而敘利亞正教教會是跟風認同了“亞述人”。這個民族身份是連接兩個教會的紐帶，尤其是在受到外界迫害的時候，他們更容易團結在一起。但是到了宗教自由的歐洲，不再有迫害的問題，而教會歸屬及其帶來的正統性問題就突顯了出來。^①

敘利亞正教教會高層決定不再認同亞述民族，而他們的解決方案是認同另外一個民族，即亞蘭民族。從1970-80年代開始，敘利亞正教教會出版了很多書籍，將之前的“亞述”敘事替換為“亞蘭”。對於敘利亞正教教會的這種做法，東方教會的反應比較強烈。他們高聲反對正教教會的“修正主義”（Revisionism），認為所謂的“亞蘭身份”是子虛烏有的，是土耳其和敘利亞政府的陰謀。1976年，東方教會還特意將“亞述”的字樣加在了教會名稱上面，稱自己為“神聖使徒大公亞述東方教會”。從東方教會分離出來的迦勒底天主教會同樣屬於東敘利亞語系統，仍然認同亞述身份，但他們也經常登記為“迦勒底人”以表明宗派歸屬。

總結

亞述和亞蘭本為古代近東之族群，亞述人曾經擴張疆土、建立了著名的亞述帝國，現今我們仍然可以看到他們留下的衆多古迹和文化遺產；而亞蘭人也建立了一系列城邦，這一族群較高的流動性也使得

^① 1984年，敘利亞正教教會與天主教會達成神學和解。1994年，亞述東方教會與天主教會達成基督論和解。但直到1997年，敘利亞正教教會與亞述東方教會才不再彼此絕罰。參考Anthony O' Mahony, "Syriac Christianity in the Modern Middle East," in *Cambridge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Vol. 5, Eastern Christianity*, ed. Michael Ango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532.以及John Joseph, *The Modern Assyrians of the Middle East: Encounters with Western Christian Missions, Archaeologists, and Colonial Powers* (Leiden: Brill, 2000), 258.關於東方正教陣營，尤其是科普特教會對東方教會的排斥，參考Wilhelm Baum and Dietmar W. Winkler, *The Church of the East: A Concise History*, 151-153.

亞蘭語傳播到了近東的大片地區。因為帝國興衰、人口遷徙和融合，這兩個族群已經成為了歷史。然而，亞蘭語——亞述帝國曾經的通用語——及其直系後裔敘利亞語卻延續了下來。直至今日，敘利亞語還是敘利亞正教教會、東方教會、迦勒底天主教會等中東教會的禮儀用語。這些教會的信眾，其明確的宗教身份是基督徒，而原本不明確的民族身份也在近代被重新塑造，使已經消失的“亞述”“亞蘭”的族群名稱重現于世。我們已經看到了東方教會如何接受并廣泛認同了亞述民族身份，以及基于這一民族身份為獨立自治進行的努力，也看到了近幾十年敘利亞正教教會的亞蘭民族身份建構，尤其是教會高層主導的修正民族歷史的運動。可見，民族身份的形成和認定并不是簡單的語言、習俗等文化上的因素所決定的。宗教，尤其是帶有一定政治化和派系化色彩的宗教，經常會起到核心作用。在民族、教派問題錯綜復雜的中東地區，敘利亞語基督徒的這兩種民族身份敘事無疑進一步加深了局面的復雜性。這兩種不同的民族認同對敘利亞語教會之間的交流、對話有什麼影響，他們如何協調與其他民族的關係，還有待我們進一步的觀察。

參考文獻 [Bibliography]

西文文獻 [Works in Western Languages]

- Angold, Michael ed. *Cambridge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Vol. 5, Eastern Christian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 Andrade, Nathanael J. *Syrian Identity in the Greco-Roman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 Atto, Naures. *Hostages in the Homeland, Orphans in the Diaspora: Identity Discourses Among the Assyrian/Syriac Elites in the European Diaspora*. Leiden: Leiden University Press, 2011.
- Barsoum, Ignatius Aphram I. *The Shorter Catechism of the Assyrian Orthodox Church*. West New York, N.J. Privately Printed, 1950.
- _____. *The Shorter Catechism of the Syrian Orthodox Church of Antioch*. Central Falls, R.I., 1965. Reprinted by the Archdiocese of the Syrian Orthodox Church for the Eastern USA, Teaneck, N.J., 1999.
- _____. *The Syrian Church of Antioch: Its Name and History*. Hackensack, N.J.: Archdiocese of the Syrian Church of Antioch in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1952.
- Baum, Wilhem and W. Winkler Dietmar. *The Church of the East: A Concise History*. New York: RoutledgeCurzon, 2003.
- Berkowitz, Beth A. *Defining Jewish Difference: From Antiquity to the Pres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 Brock, Sebastian P. "Towards a History of Syriac Translation Technique." In III *Symposium Syriacum* (OCA 221; 1981):1–14. Reprinted in *Studies in Syriac Christianity: History, Literature and Theology*. Aldershot: Taylor & Francis Ltd, 1992.
- Eusebius of Caesarea. *Church History*. Translated by Arthur Cushman McGiffert. Edited by Phillip Schaff. New York: The Christian Literature Publishing Co., 1890.
- Fortescue, Adrian. *The Reunion Formula of Hormisdas*. Garrison, NY: National Office, Chair of Unity Octave, 1955.
- Frye, Richard N. "Assyria and Syria: Synonyms." *Journal of Near Eastern Studies*. Vol. 51, No. 4 (Oct., 1992): 581-285.
- Gallagher, Edmon L. *Hebrew Scripture in Patristic Biblical Theory: Canon, Language, Text*. Leiden: Brill, 2012.
- Gaunt, David, Naures Atto, Soner O. Barthoma eds. *Let Them Not Return: Sayfo—The Genocide Against the Assyrian, Syriac, and Chaldean Christians in the Ottoman*

- Empire*. New York and Oxford: Berghahn Books, 2017.
- Grant, Asahel. *The Nestorians; or, The Lost Tribes*. New York: Harper, 1841.
- Haar Romeny, Bas ter, ed. *Religious Origins of Nations? The Christian Communities of the Middle East*. Leiden: Brill, 2009.
- Husry, Khaldun S. "The Assyrian Affair of 1933 (I)."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Vol. 5, No. 2 (1974): 161-176.
- _____. "The Assyrian Affair of 1933 (II)."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Vol. 5, No. 3 (1974): 344-360.
- Joseph, John. *The Modern Assyrians of the Middle East: Encounters with Western Christian Missions, Archaeologists, and Colonial Powers*. Leiden: Brill, 2000.
- Lipiński, Edward. *The Arameans: Their Ancient History, Culture, Religion*. Leuven: Peeters Publishing & Department of Oriental Studies, 2000.
- Malek, Yusuf. *The British Betrayal of the Assyrians*. Warren Point, N.J.: The Kimball Press, 1935.
- Menze, Volker L. *Justinian and the Making of the Syrian Orthodox Church*.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 O'Mahony, Anthony. "Syriac Christianity in the Modern Middle East." In *The Doctrine of Addai the Apostle*. Translated by George Phillips. Whitefish, Montana: Kessinger Publishing, 2010.
- Rollinger, Robert. "The Terms 'Assyria' and 'Syria' Again." *Journal of Near Eastern Studies*. Vol. 65, No. 4 (2006): 283-287.
- Teule, H. G. B. C., Fotescu Tauwinkl, Bas ter Haar Romeny, J. J. van Ginkel eds., *The Syriac Renaissance*. Leuven: Peeters Publishers, 2010.
- Wigram, William Ainger. *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the Assyrian Church: Or the Church of the Sassanid Empire, 100-640*. London: Society for Promoting Christian Knowledge, 1910. Reprint Kessinger Publish, LLC, 2010.
- Yacoub, Joseph. *Year of the Sword: The Assyrian Christian Genocide, a History*. Translated by James Ferguson. London: Hurst Publishers, 2016.